

像春蚕吐丝那样向你倾诉

■刘立云

摇篮里飘荡着，跟随父亲亲自率领的这支在湘西创建的队伍去长征。在后来艰苦卓绝的历程中，这支队伍经历的困顿、饥饿和每个人的九死一生，她同样也经历了。只不过那时候她太小了，尚懵懂无知。由于一路听到的都是马蹄声，她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妈妈”还是“马马”，连她的母亲都说不清楚。

走在惊天动地的那条路上，最为精彩，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的父亲，即这支队伍的总指挥贺龙。他扎紧腰带，敞开领口，把她像小袋鼠那样装进宽大的棉衣里，然后以这种全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方式带着她行军。但在云贵高原的一道峡谷里，队伍突然遇到敌情，父亲一拍马背，指挥部队夺路而行。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当她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硕大无比的烟斗来抽烟时，才发现衣兜空了，他心爱的女儿在激烈的战斗中被他丢掉了。父亲顿觉大汗淋漓，打马回头去寻找襁褓中的女儿。幸好襁褓的最外层包着一件红军的军衣，被走在后面的伤员认出并捡回来了。否则，当父亲纵马冲回被敌人抢占的峡谷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回望这一段遭遇，它虽然在中国这伟大的革命历史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却是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峰回路转。可见，她哪怕是一个孩子，在历史中却也是那样的不可或缺，那样的光彩照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也在改变着一个孩子的命运。因为父亲就要带领他那支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的队伍东渡黄河，去与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只好托两个即将回故乡开展兵运工作的老部下

把她带回湘西。临行前，他对两个老部下说，在未来的战场上，我生死难料，这个女儿送给你们谁做女儿都行，但你们只能改她的姓，决不能改她的名字。一个不足两岁的苦孩子，在战争的铁蹄下颠沛流离的漂泊岁月就这样开始了，哪怕她父亲的名字在他们的故乡，过去和现在，都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一个刚挣脱襁褓的孩子，怎样在无数歧视、怀疑、睥睨的目光中存活，是可想而知的。

不可预知的是，父亲托孤的两个老部下在之后的抗战中先后离世，迫使先后两次隐姓埋名的她，最后跟着吸大烟的养母流离失所，在湘西多处隐藏。几十年后，她在书中形容自己的这段寄人篱下的经历时说，她就像人们吃瓜时不经意间掉在砖缝里的一粒瓜子，没有雨露也没有阳光，只能在战战兢兢中探出两片孱弱的细芽来。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个从五六岁就要蹒跚学步给养母做饭，夜半三更必须起来给养母做夜宵的孩子，在那么狭窄的生活夹缝中成长，竟然嗜书如命。最后，她到从湖南长沙迁来的保靖八中，奇迹般地未来的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和他的夫人劳安成了校友。东北解放后，她的母亲蹇先任从沈阳十万火急地赶回湘西，寻找12年前在陕西瓦子镇逃走的女儿。在即将开拔的四十七军临时军营里，出现在她面前的，已经是一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亭亭玉立的少女。更让人惊奇的是，几年后，她仍然穿着这身军装，不声不响地考取了众人仰慕的北京大学！

当年这个在苦难中诞生，在漂泊中成长的孩子，如今已是一个80多岁的

老人，一个著名的军旅作家。人们应该知道，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她，在十年动乱中勇敢地奔走和呼号，为蒙受冤屈的父亲平反昭雪；在用文字诉说完《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她才决定腾出手来回顾自己的往昔，完成对童年和少年时期苦难的缅怀和追忆。因为她对这一时期走过的这段独一无二的道路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冲淡、湮没和覆盖。而且，作为生命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她认定，只有自己站出来诉说，才能找到原路返回的那种感觉——那种自己在苦难中保留的情感和味道。同时，也才能体悟并说出生活在那年那月原来是以磨难的形式给予她的厚爱。

作家没有自己独特的、不堪回首的经历怎么能成为作家？虽然当她熬到80多岁高龄，疾病以痛苦的失声方式向她敲响了警钟。但她想，只要我一息尚存，还能苟延残喘，那就要像春蚕到死丝方尽那般把记忆中的往昔写出来，倾吐出来。这种带着几分悲壮的倾诉倒是与她童年和少年时所经受的苦难和谐共振，相得益彰。她希望自己用尽生命最后力气写作的这些文字，是衷心的、缠绵的、文学的、智慧的，无愧于一个80岁老人用自己真实的生命哭过、笑过、恨过、爱过。

一个女人既是元帅的女儿，又曾跟随父母去长征，后来也成了个将军，一个知名作家，能够把这三者集于一身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因此，她成了见证这段历史和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而你如果想解开其中的秘密，读完这本《元帅的女儿》，肯定能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表达了虽身居江湖仍忧国忧民，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情怀，实乃令人感佩。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这篇《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描摹山水楼观的格局，将自然界的阴晴变化与“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巧妙结合，情由景生，理由情出，叙事、写景、抒情、说理融为一体，卒章显志，妙若天成，不仅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有学者说，此文“震寰宇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时光在变，思想之花永不凋谢。有时，我每每读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感慨万千。我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若一个人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宽阔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国为民情怀，这个人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古贤至高至善的思想是不会凋零的，一定会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传递下去，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书与人

展现人物，不凡感念

7月5日，106岁的作家马识途在成都宣布封笔，并公布《封笔告白》：“我年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因此，拟趁我的新著《夜谭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书赠文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平的近作传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附赠求正，并郑重告白：从此封笔。”

马识途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马识途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魔窟十年》《沧桑十年》等。

百岁之后的马识途依旧笔耕不辍，2016年出版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2017年动手写《夜谭续记》，2018年更是出版了18卷700万字的《马识途文集》。《夜谭续记》是他宣布封笔前的最后一本小说，也是1983年出版的《夜谭十记》的续作。

1982年，马识途受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的邀约，记录了其在参与地下革命工作中遇到的奇人异事，结果集成《夜谭十记》，1983年初版即印了20万册。2010年，《夜谭十记》中的小说《盗官记》一章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由此广为人知。

《夜谭十记》出版后反响很好，韦君宜当时建议他借鉴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十日谈》的形式，继续写一个“夜谭文学系列”，但担负繁重行政工作的马识途确实没有足够精力进行文学创作，于是这一搁置就是30多年。但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诺言和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追求。104岁时，哪怕是患了肺癌也没有影响他动笔写作《夜谭续记》。

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识途记述了这段经历：“在我开笔不久，病魔二度入侵我身，我住进了医院，这本书稿的创作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家里人认为我的病情担忧之际，我却想起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这激励了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我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出院后我也是一面积极治疗，一面坚持写作。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还奋力写作，真是怪人。其实这毫不奇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

就在马识途完成《夜谭续记》这本书的初稿之际，医生告诉他，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就这样，马老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一家人皆大欢喜。马老请大家吃饭，正式宣布自己已经战胜了病魔。他还戏说道：“咋个，病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嘛？哈哈！它看我写完小说，它就甘拜下风，它也下岗了，逃跑了。”

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识途意

精神追求创造生命传奇

——马识途和他的文学生涯

■杜浩

铿锵地说：“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

马识途这位文学老人在病中发奋写作，最终战胜病魔，不仅彰显了顽强的生命意志，展现了不屈的写作者的生命“姿态”，更凸显了他执着的文学精神和信念追求。

我们说，在文学艺术的写作过程中，身体是本钱，是基础，但这还是需要通过心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发挥作用的，甚至，在身体条件很差、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心志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就这一问题讲：“心灵可以支持身体的作用，这是不置置疑的。”歌德经常患胃病，但他靠着“心灵的意志和上半身的精力支持住了”“不能让心灵屈服于身体”。

在马识途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闪烁和烙印着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和文化人格，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所彰显的生命和文化的力量——面对病魔不悔其志、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敬佩他的生命和心灵的高度，让我们这些文学后来者对他的文学传奇、生命传奇充满深深的敬意。

静心读书韵味长

■张冬娇

空气失去了自然，也与悠悠的蝉鸣隔了一层。夏的味，夏的色，夏的意境和姿态变得遥远而陌生。如果实在太热，我会将吊扇调至低档，微风习习，凉丝丝地掠过鬓角和手臂。扇叶轻轻摇晃，如同蝉音的悠悠长长，诉说着那遥远岁月的美好。

风铃声与远远近近的蝉鸣温暖地包裹着屋宇，可静心静意读书了。那肆意拖长了声调的蝉鸣仿佛把光阴也无限地拉长。太阳从从容容、慢慢腾腾地踱着方步，迟迟不肯西下。时间漫长得没有尽头，映入窗前的幽幽之光似乎走向永恒。这样静谧又悠长的时光最宜在灯火阑珊中百转千寻。

读到会意之处，放下书本，在屋内徘徊走动，反复回味。或者起身，静立窗前，聆听蝉鸣。窗外草木欣欣，绿意盎然。阳光细细碎碎地铺满树梢枝头，风儿吹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中处处涌动着生命的张力。声声蝉鸣，或低沉，或嘹亮，或婉转，或雄壮……那一缕书香余味在蝉鸣声中荡漾开来，绕梁不绝，如同花儿半开，酒至半酣。

一切大自然的声音，鸟叫虫鸣，风声雨声，由自然无意识地发出，也终将被广袤寂静的大自然所吸收融化，化为有声音的静。尤其是这从小就陪伴我们成长的蝉鸣，仿如远古岁月里的一首童谣，早已印在记忆里，流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说不出的温暖和安宁。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夏至后，天地间便有了另一番景象。阳光越来越热，树荫越来越浓，雨点越来越频，蝉儿也开始振动它薄薄的羽翼，弹奏起一支支动人的交响曲。

每个清新明丽的早晨，太阳开始它新的旅程。蝉儿一声接一声的悠长低吟，拉开了又一天火热演奏的序幕。随着日影斜走，蝉儿会朝着最热最亮的方向唱得更欢。悠长而清脆的声音此起彼伏，相互交织，漫无边际，充斥在天地间。此时，坐在窗前，泡杯清茶，随意翻开一本喜爱的书，即可入目入心。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记得年少时，家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在无数盛夏的午后，我坐在老堂屋里读书。烈日在空中踱着慢慢悠悠的步子，在檐前屋后投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南风一阵一阵从屋后竹林里直驱而入，带着夏日特有的气息。蝉鸣高高低低，深深浅浅，充盈在乡村的每个角落。

岁月静美，悠然恬淡，不动声色地流淌。过去、未来和现在仿佛就在此时，在静心读书的这一刻里。那些日子，长长的短短的蝉鸣把我的童年烘托得像童话般瑰丽。如今有了冷气，却使得

传递千年的情怀

■轩 荻

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他写的这篇《岳阳楼记》，是应好友滕子京之邀而作。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二人又共过事，可谓生死之交、志同道合。滕子京是一位热血报国的忠臣，敢作敢为，后因小人陷害，被贬到岳阳。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在挫折中奋起，到岳阳就任仅两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重修了岳阳楼。

范仲淹写这篇文章时也在被贬之中。他一生仕途坎坷，四起四落。1028年，经晏殊推荐，他到京城任秘阁校理。这是一个能时常见到皇帝的差事，若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飞黄腾达。但他敢讲真话、敢提意见，犯颜直谏，结果得罪了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被贬到河中府任通判。皇太后去世后，他被召回

朝中任右司谏，结果又因反对仁宗要废正直的郭皇后被贬到睦州。

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城。但他依然刚正不阿，针对吏治之弊多次上书，并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成一张“百官图”，结果得罪了宰相吕夷简，他被第二次被贬，外放到饶州。1043年初，他在西北战事中立了大功，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副相，并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请他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1044年，朝中保守派联手制造了“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打尽，他第四次被贬，先到邠州，后又到邓州。

就是在这样四起四落、遭连命运打击的情况下，他仍能“宠辱偕忘”，发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篇散文，是一篇政治与文学完美结合的美文，让人百读不厌。闲暇之时，我喜欢将它拿来一读，赏优美绝妙的文字，思情景交融的意境，悟墨透纸背的哲理，顿觉天朗气清。不仅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美景在眼前浮现，“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释然也在胸中流淌，似乎找到了一种开阔心胸的方式。

范仲淹一生为政清廉，体恤民情，

《细节中的新中国史》再现光辉历程

■聂 明

《细节中的新中国史》(人民出版社)是一部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历史细节的简明新中国史。作者从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史中精选70个“大事件”，深情描绘新中国一路走来“大写意”画卷，全景呈现大事件的决策与形成过程，清晰勾勒出新中国从开国大典到新时代的历史脉络，让读者在叙述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成功密码。

《现代化100问》解析理论议题

■楼建涛

《现代化科学领导干部读本：现代化100问》(人民日报出版社)，是一部关于现代化道路研究的普及型读物，主要从自然科学角度，采用跨学科方法解析“现代化”议题，从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科学、世界现代化概述、中国现代化概述、世界现代化水平有多高、国家现代化怎么做等六个方面，全面阐释建设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对策。



视觉阅读·水墨丹青

王洪连摄

长征

迷彩书屋

第4930期